

● 诗歌长廊

妈妈的泪花

李华

我有一个年近八旬的妈妈
听说我要去西藏,她泪刷刷地下
她不知道西藏多远,只知道在远方
临别前,她取出佛龕中的苹果,默默
地用红袋子装上
孩儿,这果子里有平安经
一定要贴身带上,平平安安去他乡
做妈的才放心得下

我有一个年近八旬的妈妈
听说我要去西藏,她泪刷刷地下
她不知道西藏在哪,只知道在西方
临别前,她的叮咛简单,反反复复
就是一句话
孩儿,在那边遇到什么事
一定要合掌胸前,面朝东海老家
默念南无阿弥陀佛多几下

我有一个年近八旬的妈妈
听说我要去西藏,她泪刷刷地下
她不知道啥叫援藏,只知道那是个
苦的行当
临别前,她叮咛又唠叨,还需要家
里带点啥
孩儿,既然去了家里就不要老记挂
一定要注意身体,老老实实听领导
的话
干好工作就早点回家

妈妈,妈妈,孩儿一定记住你的话
有你的祈祷和牵挂
儿在他乡,不会孤单
也不会缺氧没有力量
待到格桑花开齐放时
儿一定亲手为你抹去泪花,双手高
擎圣洁的哈达
献给您老人家

(作者系第七批浙江援藏干部领
队、那曲地区行署常务副专员)



颂秋

姚礼权

夕阳秋如血
醉了千山枫叶红
山柿点灯笼
金风卷地起
拍响千层岁月
叠叠稻浪如潮涌
白胜云
粉如霞
万里荞花铺锦绣
秋之雁
为赴千里约
一行人字书破长空
春花情浓
夏荫凉宽
千粒汗
万颗种
江山万里满目秋
皆恩送



桂花

南丰后人

金秋时节,处处一派丰收景象。
不经意间,走在路上、坐在车里、或者
办公室的窗口都会袭来悠悠的桂花
馨香。

小时候的印象,是父亲常常把“桂
花、桂花”挂在嘴边,那是我姑姑的名
字,后来才知道姑姑的名字是“菊花”,
那是老家方言产生的误解。可是,那个
时候,大家的温饱是放在第一位的,谁
还会去种植或购买桂花呢,所以在成
年以前,桂花对我来说,是没有见到真
正实物的。

中学毕业之后,在家“修理地球”
多年,也没有去想桂花是什么样子,直
到我考进了乡干部队伍,才有机会见
到真真切切的桂花和桂花树。

一九八三年,我参加了县派驻青
石林业工作组。当时,青石乡政府大院
里就有一棵高大的常青树,经询问才
知这就是桂花树,实实在在的桂花树。
树就在大院天井之中,大家有事没事
都喜欢往桂花树下一站,或者坐在院
子堂前的长凳子上用餐,既热闹又宁
静。特别是秋高气爽时节,桂花树下
香气绵绵不断,偶尔吹落几朵如珠花

瓣,吃饭的人也不计较,还咀嚼得津
津有味。

到了桂花成熟的时候,大家在桂
花树下铺开编织袋、簸箕之类,桂花
雨便在男子汉的摇曳中纷纷落下,经
过巧妇的挑拣和加工,变成了桂花茶、
桂花年糕、桂花冻米糖。

后来,我又到了球川镇工作,三十
六天井的第一个天井,就见碗口粗的
桂花树。据老一辈人讲,原先天井里
有两棵百年桂花树,可是,其中一棵
毁于日本鬼子的战火。

再后来,我因为工作调动,到了
县里的宣传部门就职,常常有机会到
县域内的古民居或者宗祠寺庙里去采
风,往往亦可以看到房前屋后,或者
天井里也都种有桂花树的。心想:桂
花树大概是与民居相伴相随的,因为
桂花终年常绿,特别是秋季开花后芳
香四溢,正是园林庙堂绿化不可多得
的好树种,既可赏绿,又可闻香,是否
可以用上一句“宁可食无肉,不可居
无桂”呢?

二零一零年国庆节,我第一次踏
上福建之旅。到了一个叫浦城的县

车,车厢里飘来阵阵桂花香,放眼窗
外,农友们在收获着秋天的喜悦,路
旁一行一行的金桂香气扑面而来。我
心情飞快地来到中国丹桂之乡——
浦城。这时,我才明白,原来桂花的品
种竟有几十种之多,单从花色来看,就
有金桂、银桂、丹桂之分。据朋友介
绍,三十万人口的浦城县年产桂花三
十多万公斤,形成了一系列的桂花产
业,年销售桂花茶达十多万公斤。

前几日,我又来到一个园林工艺
场参观,在一钵精致的桂花盆景前,
我久久不愿离去,我终于知道了还有
叫“四季桂”的!场主娓娓道来:这盆
四季桂除冬季开花较少外,其他季节
均有花开。初开芽时显淡黄色,之后
是银白色,盛开之时更是清香四溢。
因为四季桂性温长寿,植株矮小丛生,
花叶大而嫩绿,适宜盆景养殖。面对
如此高雅清丽的品行,怎不叫人心旷
神怡啊!

真的好想,在春意盎然的园林
中,在微微放香的桂花树下,沏上一
杯桂花茶,手捧一卷好书,听一曲
《桂花酿》古琴,然后,慢慢地进入
梦乡……

小城骄阳

进之

车的发动机,也不例外。我斜挎着包,
让这美丽的梦幻迎着风,拂面。

阁楼的走廊尽头,是一方不算小
的阳台,不锈钢栏杆,被母亲种的藤
儿们占领了。我最爱这片小天地,便
在这儿晨读。这时,她已在在了,在
无风的蓝空中滚着铜环,把我照得
红彤彤。最爱的是,凌晨六点半的
骄阳。她正把不远的常山江,照成
一条鳞光四溢的龙。水光径直抚我
的眼球,挺舒服。我正深情地颂着
诗呢。间隙间,我在想,骄阳,可否
为再见我一面,与黑暗斗了一晚?或
许真是如此,看她的面容好似略显
憔悴了。或许是我多情了,而她那
水波般的双眸,还是彻底地,把我
的心缠绕起来。我,有些暖了。

周日,还是清晨,包子铺的炊烟向
蓝天散去,在微风里,绕着圈,挺香。
我朝已渐熟悉的车站阿姨,笑笑,登
上了去学校的早班车。车窗玻璃上,
映着我的微笑,和周五的睡容,重
合。我走了,去求知。我拉开窗帘,
又见她了。她将晨光完全释放出来,
把我手中的政治课本,照得雪亮。而
我却无心读书了。我微仰起头,看
着她在空中,与我送别。金黄色的
光波溢进来,抚我下巴的新芽。我
希望车开慢些,可它已将车尾灯甩
过转盘了。我与小城的骄阳,别了。
清早的小城,也渐远……

小城骄阳,让我恋恋不舍。但
不知,当我很难见到她时,是否会
察觉,自己在远方。

面海思悟

方均良

拉”。我家兄弟姐妹五个,也是这
番情形……

亲友相携,兄弟互助,全家合力
助读。好不容易熬到那年夏天,毕
业的小弟一回家就兴奋相告:“我
要做警察医师了,有‘国家衣’穿
啦!再也不需要阿娘用卖仔猪的钱
为我交学费买新衣了……”

等繁忙的田间“双抢”结束,家
人在老屋塘边乘凉。弟在我面前
拎出一件圆领汗衫晃了晃,说:“二
哥!把这件换上。农活少了,可穿
得清爽些了……”当时,我一见是
新衣,就用责怪口气问:“怎么一
参加工作就帮我买新衣了?”“这
衣穿着特舒服,才二十块钱!我是
路边看到实惠才买的……”小弟
轻描淡写地说。

后来,我也有幸“离田穿鞋”,
做起了少晒烈日的活儿。工作场合,
在夏季也需穿那种有领头的衣裳。
一晃多年,弟送的这件质地薄柔的
圆领汗衫我常当内衣,舒爽贴心。

前几天,我有幸来看舟山的海……
海大我小,看到她时,能够整理出
的是更好的心情!

面海踩沙,兴致头上,免不了要
来几张以“到此一游”为主题的照片
……我一张穿汗衫的素颜照让旅友
定格后,发了微信朋友圈,以作保
存和分享两用。孰料,这竟然让
在省城杭州经营世界名牌推广的
朋友“洋博士”小邓电我,嬉笑
惊呼:“耶!良哥‘大腐败’曝光
啦!竟然代言起千元一件的UR,
它可是全球快时尚领先品牌哦!你
比名星代言人贾乃亮更俊靓啦!”

手机这头,听了这番调侃,我起
先一愣!随即,心头涌起的却是一
番别样的暖流——

十多年前,农村出路少,农家子
弟好读书,崇尚耕读乡风的父母,
不舍得小孩辍学,靠原始耕作供养
多娃上学。许多家庭里,兄弟姐妹
多,家境贫寒的窘迫日子里,常常
是弟妹穿哥哥的衣裳裤子。我们
那儿的乡话叫做“捡剩